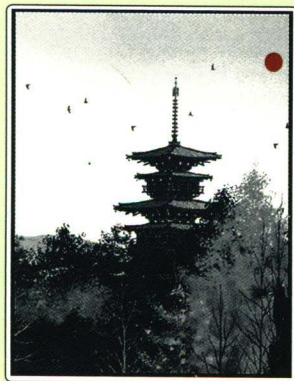


圆角涂书馆
随身阅读的经典



パイプのけむり
烟斗随笔
(下)

(日) 团伊玖磨◎著
杨晶 李建华◎译

新星出版社
乙



パイプのけむり

烟斗随笔 (下)

(日) 团伊玖磨◎著

杨晶 李建华◎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斗随笔:全2册/(日)团伊玖磨著;杨晶,李建华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33-0271-5

I. ①烟·Ⅱ.①团·②杨·③李·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9974号

烟斗随笔

(日)团伊玖磨 著;杨晶,李建华 译

责任编辑:高微茗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九 一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271-5

定 价:32.00元(全二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海萤
8	闪腰
15	明信片
21	螃蟹
27	老点
30	龟
36	菜单
43	栽倒
47	今早想到的
51	遗失
58	租衣裳
63	崴脚
70	悲喜交加
74	瘦身术
80	一千零一夜
85	瘦身术其后
88	领带

95	奠仪
99	论“校园欺负”
105	蝎子
110	车站音乐会
114	一次性筷子
118	落潮
121	贪吃
124	花椒
130	今昔海岛
136	弄虚作假考
146	我会回来的
155	续·手术的日子
159	背影照
163	残瘤
167	再见了
173	译后记(一)(二)

海 萤

西边天空最后一点卷积云的红晕也消逝了，蓝江的码头没入繁星点点的夜空。

我和孩子站在码头上方的山崖上说话。远处岩礁紧接着眼下的防波堤外侧，传来滚滚的波涛声。

“这浪还不算大嘛。”

“是啊，不算大。”

“危险时的信号是闪三次手电光，好吗？”

“是这样吗？”

孩子从背包中取出有胶膜的潜水手电筒，试了三次开关。刚刚习惯了微弱星光的眼睛，看见刺眼的光圈三次出现在连接港口的混凝土护坡上，那里埋着大风浪时起吊船只系缆用的横木桩。

不久我们在干爽的混凝土台上开始各自的准备工作。我

把随身带来的钓竿接起来，安装上绕线轮，再把主线穿进线环儿，为了形成前铅坠，在主线端安上反旋环以免刮住钓线时割断全部机关，用蜡线在反旋环上系 30 号铅坠，从主线中穿过两个侧钩，打结。孩子脱光衣服，从背包中取出橡胶水鬼服穿在身上，脚上套上脚蹼，又仔细检查了鱼叉和通气管。

“好，我们各自开始吧。别忘了刚才说好的危险信号。”

“嗯。不会有危险的，就是怕遇上鲨鱼。”

“小心点儿。我在那块突起的石头上钓鱼。”

除了我们两个以外，夜半的码头空无一人，只有阵阵西风，从反射着微弱星光的海面吹来。我把装置投入海里后，全部神经集中在手指尖上，在黑夜里一动不动地守候着从海底传来的、小鱼碰饵的微小鱼信。

1972 年要在今夜结束。我想着这件事。多少年来养成习惯，每年除夕都独自一人坐在这个海堤过夜，对，如此已经有十年了。每年，在那一年即将结束的夜晚，我会到此孤坐，回首过去的一年，展望新的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或三百六十六天，周而复始，对此我并没有太多感慨，但是在或光明或阴郁或晦暗的一年即将过去或来临的时候，夜访无人的防波堤，孑然思考，做个小结的习惯一旦形成，又能切实使我感到种种精神上的狂澜，或懊悔或希望或悲伤或期待，冲刷荡涤我这小小海岸。

八丈岛的除夕总是好天，在这个气候变化无常的岛上

十分难得。只有一次，我被越过防波堤的大浪打得浑身湿透，除此之外，每年孤坐的这个时间，几乎都是在静谧的星空下。

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有孩子和我同在。擅长潜泳的孩子背着工具来到八丈岛，说今年的除夕要潜到蓝江的海底。孩子右手持叉，左手握着潜水手电筒，钻进冬天夜幕下的大海。他现在似乎正顺着海港对面的山崖底下游，在远处的水面上，手电筒闪着光在移动。说是码头，其实只是在两头被断崖切割而成的自然深水湾的基础上，从两边修上一边长一边短的混凝土防波堤而已，所以对面周边潜水深处，海底地貌相当复杂，遍布着足有一个大客车或卡车大的岩石。孩子似乎瞄准了巨大岩块和岩块之间的鱼，刚才人还在水面，转眼之间就潜入深处。手电光被水吸收，从水面上消失了。一个光球儿在水中下沉。不一会儿，光球儿在水底静止，接着又横着滑行。突然，光不见了。孩子是钻进大块岩石底下，或正在岩石下面潜泳。接着，又看见光了，这回是从海底朝这边来的。停住了。浮出水面。鱼叉上叉的大鱼，在手电光下正在孩子的通气管上方乱蹦乱跳。孩子是想从远处给我看呢。大概是海鲈鱼，我想。

冷不丁地，我的鱼竿被绷紧，瞬间有强烈的手感。是鱼。是大鱼！我收线。鱼往回挣。再收线。我小心地把鱼提到防波堤上。鲜红的鱼欢蹦乱跳。从它的颜色、形状和嘴下面的两根须子，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一条海鲱鲤，在海鲱鲤中个头儿不算小。我把它从鱼钩上摘下来，边往鱼篓里

放，边往孩子的方向张望。孩子又潜下去了。光球儿沉入海里，正在横向移动。

我换上鱼饵，把装置抛出老远。好一阵子，只有远处水下的光球在动，没有鱼上钩。黑夜周围，一片沉寂。我点燃烟斗，打开收音机，它是随着一应渔具放进塑料提袋带来的。

突然，一个尖嗓门主持人的声音，在喧闹的气氛中兴奋地高喊着红队如何，白队怎样。那是日本广播协会（NHK）大年除夕例行的流行歌节目。居然有如此之众以唱流行歌为业、我没听说过的男男女女接二连三地粉墨登场，观众则报以呼号狂叫。听着听着不禁感到，在这样静寂的星空下，就在大海北上三百公里处有一个聚集着喧扰嘈杂的人群的东京，那里有着与我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过年的人们，简直像做梦或幻觉一般。

在星光点点、几乎是沉浸在黑暗中的防波堤上，收音机中不断传来一首首流行歌曲。而我的鱼竿上偶尔有鱼上钩，孩子的手电光在海水里忽上忽下，远远地在夜色中摇曳。

听着流行歌曲，我想到，这十年自己是在防波堤上的夜来垂钓中听 NHK 大年除夕传统节目过来的。在这个节目中，每年究竟唱几首流行歌我不清楚，即使每次唱四十首左右，十年中我在同一个位置也听过四百首流行歌了。与 GNP 是否有关尚不清楚，流行歌在我国也正以惊人的数量大批生产，据说七八家唱片公司推介的流行歌曲

每年有二百五十首。十年下来将近三千首。而三千首中，绝大多数是在大众中来不及流行就销声匿迹了，一年中大约只有俗称“热销”、迎合大众心理的二三十首能保留下来。以我看，那一定是安打率差、浪费极大的领域。许多人把安打率差简单地归咎于生产过剩造成的粗制滥造，并说二百五十首流行歌量大，难免分散了大众的欣赏力和购买力。然而，原因并非仅仅如此，更可怕的是纵向消除法：仅仅三十天后，另外二百五十首歌已经来抹杀前面的二百五十首了。唱片公司发行的流行歌，目的就是投大众所好使流行歌热卖，同时由于热卖，兼有对上个月出售的同类杀伤的目的。在同一个位置听这个节目时，我能感到的总是在尸横遍野的流行歌沙场上，满身疮痍、苟延残喘的热卖歌的可怜。一想到这个勉强余生的流行歌也将在明年伊始的杀戮战中必死无疑，我就感到莫名的恐怖。歌是时代的写照，流行歌能够反映大众在社会中变化无穷的嗜好，确实有意思，也体现出世态炎凉。然而，这种有意思，与眼前驶过的鱼鹰船头篝火火花划着弧线落入水中一样，是既有意思又悲凉的命运。流行歌的歌词中多数是哀切、无常的内容。那些唱着恋哪情啊的歌，让人感到其实是在唱流行歌本身的命运。可以说讴歌生命、催人奋进、鼓舞人们生活斗志的歌曲几乎绝迹。

“您在听红白歌对抗赛？嘿嘿。”不知什么时候从海里上岸的孩子，突如其来地从背后搭话了。

“你什么时候从海里上来的？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孩子边摘下头上的潜水镜，取下脚上的脚蹼，边说：“听这种低俗的节目，大脑和耳朵要变迟钝的。”说着打开手电，把收音机关了。

“水里不冷吗？”我问。

“不，穿着水鬼服，不仅不冷，还热乎乎的。只是手电光圈以外漆黑一片，老是觉得鲨鱼就在身边，可怕极了。”

“小鲨我还钓到好几条。”

“是，我看见好多小的。小的倒不要紧，不过既然有小鲨，总感觉有大的也不奇怪，这也是害怕的原因。”

“我钓到海鲱鲤啦。”

“鱼形还不错哪。看，这是我的鱼。”

孩子把两条还拼命挣扎的鱼扔到我的脚边。鱼扭动着身体，样子酷似鲑鱼。

“原来不是海鲈啊。这是鲑鱼。”

“是啊。还是八丈岛的个头儿大。”

我们收拾了东西，各自提溜着鱼，顺坡登上断崖。眼睛适应了满天繁星的光亮，不再需要电筒。我们在星光中交谈着。

“愿咱们明年是个好年。”

“嗯。我明年很忙，歌剧《夕鹤》要在中国公演，歌剧《光苔》要在东京首演，还要创作新歌剧。你也到了考大学的最后冲刺阶段，咱们一起努力吧。”

“好，一起努力吧。”

孩子突然打开手电问，几点了。在手电的光圈中，我看着表盘答道，差1分零点。在一分钟里，我们静静地伫立着，仰望星空。孩子看着星星，说在夜间的海里有大量海萤在游，就像这夜空一样美丽。我想象着自己没见过的夜间的海里情景，很是羡慕孩子。孩子再一次打开手电问几点的时候，表盘上的时针已经过了零点。

“1973年，新年好！”我说。

“新年好！”孩子说。

在只有星星眨眼的夜气中，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

“快到妈妈来接咱们的时间了，我们到上面去等吧？”孩子说。

来到上面的路边，已经看见妈妈开车过来了，大灯刺眼的强光正在对面的山崖上盘旋着。

“我们一起跟妈妈说新年快乐吧。”孩子说。

“好。就这么办。”我说。

(1973.1.26~2.2)

闪 腰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听说您乔迁，我马上过来看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是问您搬到新居，感觉如何？”

“原来你问这个。没什么，搬了新居，还不是新瓶装旧酒，内容不变，不值一提。”

“不会是这样吧。环境变了，心情自然也会变。这是人之常情嘛。”

“这话倒也是。环境变了。然而并非环境变就皆大欢喜，一想到今后要还债，还真高兴不起来。再说……”

“要我说，您可得千万当心。”

“什么？”

“我是说要当心。”

“当心什么？”

“都说盖了新房子，准有倒霉的事儿。比如说得个灾闹个病的。”

“喂，管管你的嘴。”

“大概因为是环境剧变，再加上连日的劳顿吧。我不是吓唬您，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嘛。”

“唔。”

“所以您要当心哪。”

“唔。”

“您没事吧？”

“唔。”

“您这么一个劲儿地唔、唔的，看着好像打不起精神来啊。”

“唔，说实话，我……”

“什么？”

“本来瞒着你，干脆招了吧。我病了。”

“呵，没想到我随便说说，敢情还确有其事。哪儿有毛病了，怎么回事儿？”

“别提了，我腰闪了，而且很厉害。是闪腰，还痒得要命。”

“奇怪啊。怎么会痒呢？闪腰应该疼啊。我没闪过腰，不知道究竟如何。”

“对不起，我把过程给省略了一截。腰闪了以后，疼痛

难忍，所以我就把以前在意大利买的、说不清是什么的、掺了芥末的药膏在腰上涂了一层，没成想过敏得一塌糊涂，整个后背下半部分奇痒难挨。”

“啊！”

“于是我边写东西，边用这个老头乐儿一个劲儿挠，结果挠破了好大一片。”

“哎哟！”

“你想想，我这细皮嫩肉上，到处都是桃红色的斑点，上面爬着一道一道大棱子，那才叫惨不忍睹。或者让人以为是受虐狂，烦心透了。”

“先生是不是细皮嫩肉我不知道，只是您这么做有点儿不卫生、胡来的感觉。”

“再者，尽管遭了这么多罪，这闪腰的疼痛却一点儿也不见好，这不是成心跟人过不去吗？”

“所以要当心嘛。”

上周的某个早晨，南叶山被一场浓雾罩得严严实实。我慢腾腾地起身，打开窗帘，面对银白色的雾气感慨万千。我特意走出玄关，在雾色中引发种种思绪，并马上将这番感慨以《雾》为题写成随笔。过午时分，大功告成，心里想着现在就去东京，把稿子送给《朝日画报》编辑部，并在桌旁使劲儿伸了一个懒腰。就在伸懒腰的一刹那，也许是因为深呼吸的缘故，没好利索的咳嗽突然到了嗓子眼。当时是想憋住咳嗽还是没想，已经记不清了。总之说时迟

那时快，就在刹那间，一阵难以置信的剧痛从后脊梁向左侧腰眼袭来，我险些倒下，赶紧左手扶住桌子，右手紧紧抓住书架，像类人猿似的吊在半空中，不能动弹了。走动不得，站立不得，稍一动弹，全身剧痛。总之，只能就地定住。

“来人啊，救救我呀！”

我冲着厨房唤夫人。夫人从没听过我如此没好声地叫唤，大惊失色跑来，见到身子奇怪地扭着悬在写字台和书架之间的“大猩猩”，愈发惊愕，两眼发直，张口结舌。我赶紧说明情况，让夫人架着进了卧室，仰面朝天，静躺了一小时左右。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以为这样呆一会儿就好了。可是疼痛依然不减。即使仰卧着，只要稍稍动一下身体，剧痛就向腰间袭来。没法子，只好拿出去年在意大利买的、有一股芥末味儿的药膏，涂到疼处糊弄事，然后弓着腰，慢慢地挪着去了东京。

那天，正好要陪同中国大使馆的几位朋友前去听 NHK 交响乐团的定期演奏会。在这之前，要到有乐町给《朝日画报》送稿件。稍一弯腰就疼痛难忍，想把弯着的腰稍稍直一点，腰也疼得要命，所以我小心翼翼地不让脊背弯曲，把脚弯过来抓住脚趾头，尽量拉向怀里才穿上袜子。我发现即使袜子这么简单的东西，想用一只手穿也不容易。我把每件事都慢慢打点好，穿上衣服，外出准备停当了。经过种种动作我发现，只要小心地直起身，注意别扭动腰背，

走路并无大碍，坐下时只要加着小心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坐下或者起身的过程中稍有不慎，让背部受力，疼痛就会毫不留情地袭来，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起身或落座时尽量用两手，起身时抓住周围的不管什么东西，坐下时用手扶住椅子把手。总而言之，做类人猿或者大猩猩的动作就会感到轻松。走路时，为了不使脊背和腰部产生震动，要往前蹭着走。为了不让身体上下晃动，要像荡在湖上的舟、在磷光闪烁中游荡的幽灵一样向前移动。突然发笑会对腰产生震动，因此我尽量板着脸，注意让周围的人收敛，不要再像平时那样跟我开玩笑；遇上有此类倾向的人，我首先要用炯炯的目光瞪他，把气氛破坏掉，让周围的人们认识到今天的我不同寻常，以往的我不在这里，今天的我对玩笑无动于衷。我慢慢地、静静地蹭到东京，下了有乐町的楼梯，又蹭到朝日新闻社，把稿件放到编辑部，然后又蹭到新日本饭店，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同仁会合，蹭进了上野的东京文化会馆。

以陈楚大使夫人为首的中国大使馆官员到来，互致问候。我为今天的客人是中国人而庆幸。如果是日本人，我就得鞠躬，那可太遭罪了。即使对该鞠躬的人可以解释清楚因为我今天闪腰不能弯腰，请多包涵，但那毕竟好像是在宣传自己的老化现象，让人不甘心。再看当代中国的寒暄方式，一律握手，这才叫爽！

由森正指挥的 NHK 交响乐团演出非常成功。演出曲目